第一章　导论：中外军队政治教育思想通史的学科定位、体例和方法

第一节　为什么要研究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

一、研究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必要性

教育史——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不能不学习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政治教育史——也是每一个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不学习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军队政治教育史——这更是每一个军队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不学习和研究的重大课题。

我们是教育工作者，又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一个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因此，我们不仅要学习和研究一般教育的历史，而且要学习和研究政治教育的历史，特别要学习和研究古今中外军队政治教育及其思想的历史。

学习和研究军队政治教育的历史，大体说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学习和研究我军政治教育史；二是学习和研究无产阶级军队政治教育史；三是学习和研究古今中外的一切军队政治教育史。一般说来，人们的关注重点和程序依据由近及远，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首先是学习和研究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从中探索和反思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训；目前，正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无产阶级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的纵深发展，并把学习和研究古今中外一切军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的历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课题提到议事日程。

二、研究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重要性

恩格斯说“:一切真实的,详尽无遗的认识都只在于 我们在思想中把个别的东西从个别性提高到特殊性，然后再从特殊性提高到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41 页,1995 年 6 月版）人们的认识总是从个别上升到特殊，又从特殊上升到普遍，经过“个别——特殊——普遍”这个三层模式，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的认识。因为任何普遍、共性虽然都是通过个别和特殊而存在，在个别和特殊中存在，但是任何个别和特殊也要与普遍和共性相联系而存在，受普遍性、共性的制约和限定，而任何从个别到特殊再到普遍的过程，都不仅仅是认识上量的扩张而是质的飞跃，是认识的深化和升华，弄清了深层次的普遍，人们才能更深地理解个别和特殊，更高地看待个别和特殊。因此：

我们不仅需要研究我军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从中总结探索它的个别规律，我们还要研究无产阶级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探索和总结它的特殊规律，我们又要研究古今中外一切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总结和探索它的普遍规律。这就提出了研究和探索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任务。因为一切科学都是某种历史科学，而一切历史也都可以看作是思想史，历史的发展程序与思想的逻辑演变是互为表里，从本质上是一致的。思想的逻辑隐藏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思想具有最大的穿透力。它可以超越民族、国家的时空界限，展现具体运作下面的起支配作用的普遍规律性的东西，用以指导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为一部特殊教育学术史专著，本书的使命和指导思想是：考察古今中外军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和逻辑发展，揭示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普遍规律，探索和概括其范畴体系，从长时段、大跨度的时空视角进一步阐述马克思主义军队政治教育思想的理论渊源和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探索毛泽东军队政治教育思

想的理论体系和来龙去脉，论证新时期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为处于世纪之交的我军政治工作在加强的前提下改进，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提供政治教育思想史的借鉴和方法论上的指导，进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科学体系和教育学宝库。本书并力求在纵观古今,横贯中西“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上有所突破。

第二节　　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含义和地位

一、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含义：

什么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其地位和任务是什么呢？

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是考察和研究古今中外一切阶级的军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思想及其历史发展，并从中探索其特点和普遍规律的一门教育史学科。

这一定义包含着以下四层界定：第一，它以军队教育做为自己的对象，区别于以非军队教育为对象的一般民众教育；第二，它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做为自己的研究内容，区别于以军队为对象的其他教育；第三，它以思想史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区别于其它方面的历史，而把一切操作层次、制度层次等等内容折射到思想史的角度来‘ 聚焦 ’和‘ 透视 ”第四,它以探索军队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做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区别于那种以讲故事，明史实为目的的一般事件史。

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与一般的军队政治教育史含义有重合部分但又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任何教育史都包含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和教育实践史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教育实践史是最具体的属操作层次的东西；教育制度史研究教育制度的演变，较之教育实践，教育制度是支配具体操作层次的较深层次的东西；但最深层次的当属教育思想。因为一切具体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实践活动都是由基本的教育思想所指导，所支配的，制度是人依照一定

的思想制定的、行为则是一定思想的外化和表现。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属于教育思想的历史，它研究的是军队政治教育的最深层次的东西。但是，教育思想的历史并不是孤立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它大量地具体展现为一定制度和实践活动，人们往往只有通过大量的具体教育活动和典章制度，才能窥测其背后起主导作用的思想脉搏。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 年第二版，第 99 页)因此，研究思想史既不能停止于制度和实践，又不能拒绝对制度和实践的研究，而要透过行为和制度找思想，正确把握思想史与教育史的区别性和一致性。

同样，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与军队政治工作史既有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研究军队的政治教育思想不能不研究军队的政治工作，特别是在遥远的古代和外国，这两者实际上是很难划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但是严格说来，军队政治工作史的内容要比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内容纷繁得多，因为做为一种工作史，它包含的方面很杂，其中不仅有教育问题，还有组织问题，以及许多其它方面的实践操作活动；而政治教育，则偏重于政治灌输引导和思想教育方面。故二者在内涵和外延上虽有相通之处但却是不能重合的。

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与军队教育思想史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从古以来的军队教育包括军事教育、纪律教育，技术战术教育等多方面的内容，政治教育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政治教育着重解决军队归谁领导，为谁服务，以什么为奋斗目标，以何为信念、荣誉、武德，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生死观、苦乐观、荣辱观等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内容，与以军队为对象的其它教育常常是密不可分、相互渗透在一起的，特别是在政治教育尚未分化出专业的部门之前，更是如此。因此，军队政治教育思想与军队其它教育思想必须结合起来研究，并遵循‘异中求同、同中看异’的原则，予以相对地

剥离和划分，从中寻找出军队政治教育思想的颗粒，这同样也是一种耐心细致的理论思维活动。

二、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各门具体的科学，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历史的科学，因此，在我们面前只有一种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做为一门研究军队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的学术史科学，它在整个社会科学的庞大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是教育史的一个分支。如前所述，教育史是教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史的角度探索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而在教育史中，最基本的内容是教育思想史，教育制度史和教育实践史三个方面。如果再变更角度，教育史中又可分为断代教育史、专题教育史、地区教育史、教育学派发展史、教材教法发展史、少数民族教育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等等，其中，教育思想史是最基本、最深层、起支配作用的内容。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从地位上看，属于教育思想史范畴，处于军队政治教育史的核心地位；从内容上看，属于专题教育史的范畴，是教育史的纵深；从对象上看，属于军队教育史范畴，是特殊对象教育史。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教育史学科乃至整个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这是毫无疑义的。

其次，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也是军事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科学是关于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的知识体系，是以战争为主题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战争及其他军事实践活动，主体是以军队为核心的武装力量。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的建设和使用是军事科学的一个主题。而在军队的建设和使用中，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又是军队战斗力的首要的因素。从古以来有战斗力的军队都把思想鼓动和政治教育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先进的武器和先进的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术必须依赖勇敢的人和坚强的手，而勇敢的人和坚强的手，首先必须具有坚定的信念和明确的奋斗目标。战斗的胜败，战争的结局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战场上流血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斗情绪的影响。因此，探索古今中外军队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学科做为军事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之无愧的。

再次，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又是一门带有交叉性和综合性的边缘学科。交叉科学、综合科学、横断科学的大量涌现，是现代科学分化发展的一个潮流。中间地带出学问，交叉学科有杂交优势。做为一门学科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它首先是军事科学与教育科学的中间环节；其次，它又是政治学与教育学的一个交叉和综合，在这两门学科中间架起了一个桥梁；再次，它还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是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思想、制度与行为,人物与事件，特殊与一般的统一。这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所在。

再其次，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根本任务是探索军队政治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给我军的政治思想教育以教育史的启迪和方法论的指导。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一切历史也都伴随着思想的历史。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做为一门科学，它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展示罗列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通过这些事件的演变，揭示其背后思想的轨迹，探索其中的“密码”和规律，给我们今天的军队政治思想教育以思想历史的借鉴。说古是为了道今，师古而不法古，以史为镜，可以正衣冠,明是非,知得失,窥兴替。当前,处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面临“三个考验”的世纪之交的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处于一个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要开拓前进、必须追本溯源,看过去,明现在,把握未来,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就是为此目的的应时之作。如果说，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学属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理的话，那么，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则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史”的部分,再加上军队政治教育思想的经典著作文献,我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学科建设就更加臻于完善,必将“更上一层楼”,穷其

千里目，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第三节　　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

一、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在许多学者的专著当中，常常把某一学科所要揭示的“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例如，现行的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学专著大都是这样规定的。我们认为，这是把学科的任务、使命误认为学科的对象。做为一门学科，它当然是要揭示该学科领域的规律，但是，规律的揭示应当产生于学科的未尾而不在它的开头，规律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做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应该而且必须是他的出发点。毛泽东在谈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时候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事物内部的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其内部找出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做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里的“实事”是研究对象，研究的出发点；“求”是研究过程，“是”乃事物内在的规律性，不能本末倒置、前后颠倒，把“是”做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要揭示军队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只能把古今中外军队进行政治教育的客观实践活动及其思想资料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还有的人认为，只有那些“好人“，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的人，杰出的人的理论实践活动才能成为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那些“坏人“，在历史上起了反动作用的人说的话、办的事，不能成为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这也是不确切的。诚然，正如政治教育本身具备鲜明的阶级性一样，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也是一门党性鲜明的科学，它不可能对历史上的各种军队政治教育思想一视同仁，等量齐观。要做到科学性和党性的统一，它必

须以正面人物，进步人物的言行为主，并从中总结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但是，它的视野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正面人物和进步人物身上，反面的、甚至反动人物的言行也应成为学科的研究对象。因为事物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反动人物的言行，往往成为正面人物言行的反面教员，有的甚至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因此凡是在历史上有一定地位和代表性，提出了前人所未提出的思想和命题，哪怕是从反面解决了军队政治教育中的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课题的，我们都应做为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这是符合辩证法的全面看问题的观点的。

也有的著作往往只是把成功者、胜利者、声名显赫者的思想和实践活动做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将那些失败者和悲剧人物的思想和实践活动摒弃于自己的视野之外，不加研究，这也是一种片面性。历史告诉我们，战争中没有常胜将军，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者失败的的原因很多，犯错误是一个方面，有时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也会造成‘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局面，不能单纯以成败论英雄。大量思想史和战争史的事实说明，思想家、理论家与政治家、组织家、军事家的历史使命是不同的，常常有一种并非尽如人意的误会和非理想化的分工，军事家在实践中失败，不等于思想家的理论不正确，反之亦然；即便是纯粹的教训提供者，也往往是走上正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间环节，是成功的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说，悲剧英雄也对思想史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奉献，也是发展曲线和周期的一个环节，是思想大网中的一个网结。我们对思想史的研究应当具有一种对历史人物的宽容精神，摒弃那种传统的“胜者王侯败者贼”式的苛刻，给夸父和‘西西弗斯’式的悲剧人物以应有的关注，这同样是辩证法精神的具体体现。

那么，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如何确定呢？

毛泽东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91 年

6 月第 2 版，第 309 页）因此，弄清了军队政治教育领域的特殊矛盾，对于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也就清楚了。

军队政治教育领域的特殊矛盾是什么呢？这就是教育主体的政治要求与教育对象的思想行为现状之间的矛盾。这是军队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军队政治教育领域的一切其它矛盾都是这对基本矛盾的派生物、展开和具体化。古今中外一切军队的政治教育都是由此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兵家鼻祖孙武在其兵法《孙子》开篇就点破了这一主题。他把“道”做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之首，又展开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又说，“上下同欲者胜”。这里的“民”，泛指民众，首先指的是士卒、将士，即指的是政治教育的客体、对象；这里的“上”，指国君，即国家政权，也就是政治教育的主体；“令”，就是教育的过程和手段。令民与上同意”，即使将士、兵卒、民众与国家政权的要求相一致，上下同心同德，这就是军队政治教育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孙子使用古代的语言简洁地揭示了军队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和基本任务。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的观点来看，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执行一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使全体军人与国家政权的要求保持一致，并卓有成效地成为国家政权诸多工具中的最强而有力的“刀锋”、“刀刃”。因此，考察古今中外历代思想家、军事家，政治家关于如何使军队与国家保持一致，使军人明确受谁领导，为谁服务，以及如何服务等方面的言论和行动，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出发地，也是我们的重要研究对象。

为了“令民与上同意”，古今中外的军队都把扛枪打仗的目的教育做为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例如，在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夏禹征有苗，夏启征有扈，商汤灭夏桀，周武伐商纣这些中国古代战争的初级阶段，出征前都有战争的政治动员讲话，这就是《尚书》中《大禹谟》、《夏书》、《商书》、《周书》等著作中留下的《甘

誓》、《汤誓》、《泰誓》和《牧誓》等。其中的内容一是讲清战争目的；二是规定作战纪律；三是鼓舞作战士气。在古希腊罗马，也有大量的战争的政治动员的记载。这些都是军队政治教育的初级阶段的基本样式。为什么要进行战争的政治动员？这是因为，战争的主体是人，而人是自觉的动物，使士卒自觉参战并且勇敢无畏，是不能像驱赶牛羊那样的，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活动的一大特点，要使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必须使大家明白为什么作战，如何去作战，这样，才能把战争指导者的意图贯彻到军队中去，变成将士们的自觉行动。这正是军队政治教育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因此，古今中外有关战争的思想政治动员，和士气鼓励方面的思想资料，也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而军队则是高度集中统一的武装集团，它比一般的团体和组织要有更严明的组织规范，更严格的纪律要求，这是军队组织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为了解决政治所需要的军队的高度集中统一性与军队组成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的高度分散性两者的矛盾，古今中外的一切军队都把纪律、制度、武德等方面的教育做为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例如，中国古代大思想家荀况说：“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士众欲一”；“三军一人胜”，即使士卒整齐划一，令行禁止，形成一个整体。诸葛亮也认为，军队政治教育要“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刑典”。只有加强纪律教育和行政管理，才能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散兵游勇凝聚整合成一支有统一意志的队伍。因此，从军队的特点上来看，有关军纪、管理和赏罚等方面的教育，也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不可缺少的研究对象。

古今中外不同的军队有不同的政治教育内容，又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例如，中国古代军队以忠、孝、节、义、礼、勇、廉、耻“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等做为军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所谓“明耻教战”“练心、练胆”等等即成为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指导方针。又以“待之如父母，爱之若婴儿，用之如草芥”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启之以思，明之以利，身教与言教相结合，身教重于言教

等作为军队政治教育的指导原则和方法，留下了大量的思想资料和历史佳活。所有这些历代军队政治教育的内容、方针、原则，方法方面的演变资料，也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重要研究对象。

在界定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时，还应具有“大政治教育”的观点。大家知道“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政治”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军队政治教育做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与其它军队管理教育活动，在实际上也是很难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的。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的政治教育，无疑是典型的狭义的政治教育。这种系统的有教材大纲，有教员讲课的政治教育，在古代军队中是很难做到的。古代和近代军队的政治教育，常常是广义的大政治教育，它往往是渗透在日常管理教育活动中的。即使是现代意义上的典型的政治教育，也与经常性思想工作中潜移默化的薰陶，一事一议的点拨，军队管理工作中某种政治思想的信息输出，军官的升降任免奖惩赏罚中扶正去邪活动等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些也都是一种教育方式。用现代信息论的观点来看，教育不仅是一种言谈灌输活动，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主要不是语言信息的传播活动,行动、活生生的实践、榜样、思想理论的人格化等，不仅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总之，凡是政治思想信息的传播活动，都属于政治教育的范畴，而无论其具体取何种方式。事实上，在迄今为止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对军队进行系统的自觉的政治灌输，这仅仅是近现代的事，甚至主要是无产阶级军队诞生以后的事。用这种典范性的政治教育模式去要求古代，特别是中世纪以前的军队政治教育，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凡军队政治工作中有关思想教育、干部使用、管理制度、群众纪律、俘虏政策、激励士气、奖励惩罚、家属抚恤等方面有关政治思想信息输出的手段，以及军誓、宣言、檄文、布告、书令、通电、军歌、律令、法规等方面的一切教育材料,也应成为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学科任务。

由以上研究对象，我们可以自然得出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应完成以下五个方面的学科使命：

第一，总结古今中外历代军队如何把国家意志转化成军队意志和军人行为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揭示变国家意志为军队群体精神和个体气质觉悟的特点和规律。

第二，总结古今中外历代军队在进行战争的政治动员方面的经验教训，揭示各类军队如何从思想上团结自己，打击敌人的特点和规律。

第三，总结古今中外历代军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灌输，使军人树立明确的政治信念和武德操守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揭示其特点和规律。

第四，总结古今中外历代军队在执行纪律和行政管理活动中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训，并揭示其特点和规律。

第五，总结古今中外历代军队通过其它各种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教训，并揭示其特点和规律。

通过以上理论思维活动，从特殊中发现一般，从个性中寻找共性,进一步弄清军队政治教育的带普遍性的矛盾、范畴、命题、指导方针、教育原则、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等构成要素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从中找出带根本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做为我们进行军队政治教育的借鉴和指导。这是做为一门学科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肩上应负之义。

三、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为了实现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目标，必须采取一定的方法。列宁说：“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就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手段和客观发生关系。”(《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36 页)。毛泽东也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

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39 页)因此,解决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问题,十分重要。

首先,采取长时段、大跨度的宏观研究与一人一事一言一行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所面对的古今中外历代各国军队的政治教育材料,纵贯数千年,横跨几万里,必须具有高屋建瓴,登高远瞩,壮观天地八极,鸟瞰人间城廓和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掌上千秋史,胸纳百万兵的视角和气魄,但又不能流于凌空蹈虚,眼高手低,目空无物,必须具有脚踏实地,拂尘去埃,钓沉采珠,条分缕析的耐心细致的研究精神。用宏观方法掌握方向和规律,用微观方法弄清来龙与去脉,这样,才能撰写出一部有份量、有价值的古今中外军队政治教育的思想发展史来。如果单纯采取宏观研究法,则势必流于空泛;如果单纯采取微观研究方法,则必然陷于细技末节。这都是应予避免的。

其次,采取专题透视聚焦,定向提炼概括的方法。所谓“专题透视聚焦,定向提炼概括”,就是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思想资料从军队政治教育思想的角度进行透视、归纳和提炼概括。由于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一门新的学科,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供参考,也没有成形的专著可资鉴借,许多范畴、命题、规律、史实都要从零开始;又由于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时空跨度大,许多人,特别是古人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资料大量地隐藏在数不清的历史、军事、政治、教育、传记等方面的著作之中,有时一本书或者找不到什么典型材料,或者只能找到只言片语。因此,必须有大海捞针,沙里淘金,学海拾贝,书山探宝的艰苦的劳作和细致的精神,拾遗钓沉,并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理清历史线索,提炼特定规律和范畴。这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功。

再次,采取历史主义的方法。所谓历史主义的方法就是把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研究。列宁说,在研究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又说,看待历史

人物的功过，分析历史事物的价值，不是看它是否提出和解决了今天人们面前的新问题，而是要看他较之前人提出和解决了什么新问题。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态度，这就是历史主义的方法。依据这一原则和前人撰写思想史的通例，对于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上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我们都拣其要领和特色，予以考察研究；对于由于时代和史料的局限而代表人物不甚突出的历史时期，一般按时期和思想类别来进行综合考察研究；研究中，注意了把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当做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结合的发展周期过程来看待；凡在历史发展链条上具有开拓意义的和阶段标志性的思想和人物，尤其给予突出的注意；某些思想命题的首次提出，或者在特定条件下有创造性的发展，我们把它做为分析研究的重点；对于某些在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新的命题的提出者，并有突出实践活动的反面人物，也给予一席之地。等等。通过历史分析，尽可能清晰地揭示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全貌及其演变规律。在具体阐述上，我们遵循论题内容，来龙去脉，特点分析，地位作用等等的程序来进行构思，以保持全书体例的严谨性和完整性。

再其次，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史论结合，是学科建构的基本方法。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一方面，要从确凿的历史事实出发，去探索其固有的而不是幻想的规律性；另一方面，也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为指导,以政治学、教育学、政治工作学的基本原理为武器去剖析透视历史事件。这就是以史导论和以论带史相结合，才能使这种研究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同时，史论结合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叙述方法。在阐述和文字表达上，我们也尽量做到史论结合,事理融汇,增强知识性、可读性和思想理论性,避免历史现象的罗列或抽象空洞的议论这样两种倾向。

第五，采取因情制宜的方法。所谓因情制宜，就是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获取材料，获得成果。例如，中国古代的

特点是兵书多，史藉故事浩如烟海，这个特点要求我们沙里掏金，大海捞针，注重提炼思想；西方古代是兵书少，战史多，历史著作多，其中有许多记载可资利用，因此，我们重视但没有拘泥于历史人物的言论方面，对于其实际行动也给予了突出的注意，并根据“事件、行为体现思想”的原理来进行追溯。无论是中国和外国，严格意义上的系统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著作都是凤毛麟角的，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实践活动，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的侧面体现或反面体现，我们即从侧面和反面的角度进行了提炼和概括。

第六，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一是纵向比较，弄清特定人物、特定思想在整个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位置，明确其价值，看它比前人和同时代人提出了哪些新的东西，对后人有何启发，在实践中产生了什么效果和影响，其历史地位如何等；二是横向比较，即把中国军队政治教育思想与西方军队政治教育思想进行比较，弄清东西方不同的地理、历史、社会条件下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发展的不同特点。在比较中鉴别，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找出各自发展的不同规律，又找出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做为对今后的预测和对于现实的向导。因此，比较研究的方法也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其它的研究方法，例如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抽象上升到具体，调查研究，逻辑推理等等，都是适用的。这里叙述的是几种特定的方法，一般方法不再赘述。

第四节　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框架体例及其建构原则

《中外军队政治教育思想通史》为一部 45 万字左右的学术史专著，分为四编二十五章九十节 285 目（专题）。其涉猎范围纵贯古今五千年，横跨中西八万里。其结构的基本原则是古今，中西两条线分源合流，以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为纲目，以时期为面，以人

物事件著作为点，以先中后西，厚今薄古突出中国当代现实为原则，最后以无产阶级军队的政治教育思想做为全书的归结点和落脚点。

一、中国古代军队政治教育思想

这一编的体例基本上以时代为阶段划分的依据。首先是考察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夏王朝是中国古代从原始社会转变为奴隶社会的开端，也是原始公有制“公天下”向奴隶主所有制“私天下”、“禅让制”向“世袭制”转变的开始。战争的起点也是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起点，历史的逻辑与思想的逻辑大体上是吻合的。从古代《尚书》中记载的禹征有苗，启征有扈，及“甘之战”的《甘誓》内容上来看，把禹及其儿子夏启建立的夏王朝做为中国古代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史的起点是适宜的。夏以前，虽也有黄帝战蚩尤，黄炎大战，共工怒触不周山等记载，但大都属传说神话性质，且属于原始社会的部落兼并，没有正式的军队，没有正式的国家，故略去不考。至于商汤灭夏，有《汤誓》，武王伐纣，有《泰誓》三篇和《牧誓》一篇，大军事家姜尚(太公、子牙)有《六韬》传世，是军队政治教育走向成形的重要资料。西周以后的春秋战国是一个百家争鸣，群星灿烂的时代，诸子百家中有专门的兵家著作，著名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尉缭子》等等，已成为不朽名著。甚至《管子》、《老子》《荀子》、《孟子》、《商君书》等书，也包含着大量军队政治教育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实践中的最大成果是秦王朝的统一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和军队的建立。这一时期的历史主题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统一，因此，军队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是以“替天行道”、“吊民伐罪”(《尚书八誓》)为政治号召，以“教之以礼，励之以义”(《吴起兵法·图国》)“总文总武”(《吴起兵法·治将》)“武植文种，武表文里”(《尉缭子·兵令上》)“明耻教战”(《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夺敌之战心”(《左传·文公七年》)“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史记李斯列传》)“率身以励众士”(《尉缭子》卷一，战威第四)等为指导思想，以

“仁、义、智、勇、信、利、功”(《司马法》)七个方面为军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五个方面为将道教育的基本内容，等等。可以说，正如在政经哲史文诸思想界，春秋战国时代是第一个发展高潮的话，那么，在军队政治教育思想方面,从夏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也从萌芽、形成、发展到了初级层次的系统化。所有古代军队政治教育的基本思想，在这一时期几乎都曾经提出过。其精彩纷呈，至今读来仍有新鲜之感。

本书第三四章是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封建制度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战争频乃、兵家活跃。从秦统一战争、楚汉战争到前后汉三国之战，两晋南北朝之战等，军事著作主要有《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曹操集》、《诸葛亮集》等,适应这一时代特点，军队政治教育，则以忠君保国，巩固地主阶级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皇权统治为目标，以儒家的学说为指导，成为中国古代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隋唐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唐代在四百年封建割据的战争之后，建立了空前强盛的封建帝国；宋代虽然武威衰落，但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高峰；元灭宋金，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更是以蒙古骑兵的旋风之力，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中国军队政治教育思想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的兵书主要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唐中叶李筌的《太白阴经》,宋朝的《武经总要》、《虎钤经》、《何博士备论》、《守城录》、《历代兵制》、《百战奇略》等,其中包含许多有价值的军队政治教育思想。唐宋重振儒学，以儒表法里为政治教育之本。唐律规定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因为其时巩固封建王朝和防御异族入侵成为主要矛盾，故唐宋军队政治教育皆以“忠君尽节”(《唐李问对·卷中》)“精忠报国”(《宋史·岳飞传》)为其主题歌。到了元代，军队政治教育的主题则服务于对外侵略扩张和残酷地对人民的统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